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十二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姚秉哲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七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訓

復徵曰訓之為言順也教訓之以使人順從也自伊尹作書訓王而有訓之體故後世凡有所教者皆謂之訓

女訓 漢蔡邕

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修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修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脂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則思其心之潤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則思其心之整也

兩階銅人訓 晉潘岳

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臧絶之由已無曰莫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纎介是興

顔氏家訓　齊顔之推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斆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内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

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鬬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然則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于傅婢寡妻耳序致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宫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昔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

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教子凡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夫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于凡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凡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

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凡弟江東婦女畧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使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户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治家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

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一宿而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于時城内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于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蔡賢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

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碁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于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

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

癃當自求諸身耳　夫老莊之書葢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已也故藏名柱下終蹈流沙匿蹟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黄之化在乎已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

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宣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已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玆風復闡莊老周易揔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

元帝在江荆間後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憒輙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指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呑紙以實腹寒無氊被抱犬而卧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録事条軍為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　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

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吕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畧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况異代各人乎勉學篇

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盗竊父史趙

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踈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踈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

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未或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摽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字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乎

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
誂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虚相讃説便擊牛釃酒招延
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
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
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
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為文章猶人
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

塡坑塹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艶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踈朴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詞調為末並須兩存

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録者亦以不偶于世無鄭衛之音故也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獲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于談讌辭色以之

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江南文制欲人弾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為悔頋汝曹必無輕議也文章

晉朝南渡優惜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于清名葢護其短也至于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籖省並

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内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糺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　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

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覩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涉務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于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予奪遊說之儔也揔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貲之困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恚隨而伺察既以得利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垂肅正坑穽殊深瘡痏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于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况死士歸我當棄

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高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辠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辠于君親者又不足郵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横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爾省事吾近為黄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罹謗讟

思為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損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顔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止足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窮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王姬妾畧無全者唯吳郡太守

張嵊建義不撓爲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决若此之易悲夫養生

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况于已之神爽頓欲棄之哉歸心

漢書

王莽賛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葢謂非𤣥黄之色不中律吕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髆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為誤矣書證

家訓 唐柳玭

夫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修已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

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予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悌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蓍龜星數

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訓儉示康 宋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嬰兒長

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孫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

屢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柹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葢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

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

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衆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

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
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盗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
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
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
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
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
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
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

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七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誡一　韻文

吳訥曰按韻書誡者警勅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弗傳文選亦無其體今取漢晉以後諸作録之於編庶讀者得所警發焉傳戒者防患之謂以之名文所以禁人之失也

帝堯戒

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

誡子 漢東方朔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女戒

晋張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爾婉娩克安爾貌往之爾家克施克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無然臯臯無然訿訿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惟非惟儀女生則戒王姬肅雍酒食是議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銅爾提匜謹爾寶薦玉爾奩具素爾藻絢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有室爾勿從室遜爾提提爾生引逸

持衡戒

唐 姚元崇

持衡者天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所以齊七政在人所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則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衡持平之義也

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正體兼平直用于天官銓綜斯德用於里閈紛競以息故南北以對左右以持稱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王道無偏君子無黨法者

天下公器官者庶人師長其身率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為下必從矣上之所教人亦效矣心茍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此觀稱同夫佩弦

彈琴戒 姚元崇

琴者樂之和也君子撫之以和人心夫其調五音諧六律則移風易俗感舞禽獸而况於人乎故身不下堂不言而理者蓋鳴琴故也

樂導至化聲感人情故易俗以雅樂和人以正聲樂有琴瑟音有商徵琴音能調天下以治異而相應以和為羙和而不同如彼君子故善為臣者若彈琴宫君商臣則治國之道大急小緩豈安人之心不調者改張踰于立法聲悲者調下感於知音昔武城單父以弦歌樂職鄒忌雍門以辯對匡國美此調撫而人是則貽告後來無怠於德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爲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揩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口兵戒　劉禹錫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憯於志莫邪為下鈌然知志士之傷夫生也他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盡然知言之為兵又憯乎志因慱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形渥焉縣是知吾祖之言為急作戒以書于盤盂

五兩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痾智不能明人或懼兵道塗奔救投方効技思恐其後人或懼譖比肩狐疑借有紛解毀輒隨之故曰古端之孽憯乎楚鐵夷竈誠謀孰

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笄以詈賢者誨子信其有旨發言之難往古猶爾辯為詐諜默為德基玉櫝不啓焉能瑕疵隼㩦深居孰謂可嗤我誠於口惟心之門無為我兵當為我藩以慎為鍵以忍為閽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十三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誡二 散體

女誡 漢班昭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誺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

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踈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横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

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蹟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

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于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

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繇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

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繇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静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静有法是謂婦德

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

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户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静輕脱視聽陜輸入則亂法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

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柰何固莫尚于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繇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

貴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踈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于父母若夫惷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于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

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于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戒子

晉嵇康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

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于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簣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燿無結秀之勲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

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偷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遜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絶常人流輩之求下全束修無玷之稱此

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修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于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為與之

多也自不如此而為輕竭不恐面言强副小情未為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恐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足靜詳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

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鮮近議論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鬭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我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

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難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為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為所挽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為有志耳自非知舊隣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凡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

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强與我共説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我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嗤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太用矜趨以不

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修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絶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為而作鬻貸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酒以合歡若醉而又憒不須離摟强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己輒當為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薫薫便止慎不當至困醉又不能自裁也

守戒　唐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陷阱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内固扄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

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緜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今夫

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柳州三戒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强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

入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
積久犬皆如人意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
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
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
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
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

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

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廪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童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臰即臭字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猶子蔚適越戒　劉禹錫

猶子蔚晨跪于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句萌至于扶疎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不自意被丞相府召為從事重兢累媿懇貽叔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為戒予曰若知彝器乎始乎斵輪因入規矩刳中廉外枵然而有容者理膩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戾日晞不副不聲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瑤金貴在清廟其用也幕以養潔其藏也櫝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

傷儡然與破甑為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為礱斲親賢為青黃睦僚友為瑤金忠所奉為清廟盡敬以為幕慎徵以為櫝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披重霄而挹顥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太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耳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黥刖行矣慎諸吾見垂天之雲在爾肩腋間矣昔吾友栁儀曹嘗謂

吾丈雋而膏味亡窮而炙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衰吾丈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治戒　宋宋祁

吾殁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君然蒿然皦皦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

其腐敗者合于黄壚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塜深三丈
小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盞酒二缸右
置米麴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鞾履自副左刻吾誌
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塜中吾學
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
猶可容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以請謚于有司
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五株柏
墳高三尺石翁仲宅獸不得用荅自標置者非千載永

安計爾毋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為遂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纓棺四翣引毋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嗤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為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莒公莒公在若等為不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内皆為兄弟况

兄弟之不懐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皆公云何皆公友吾云何可以為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為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强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為人所輕誚矣

言戒 司馬光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

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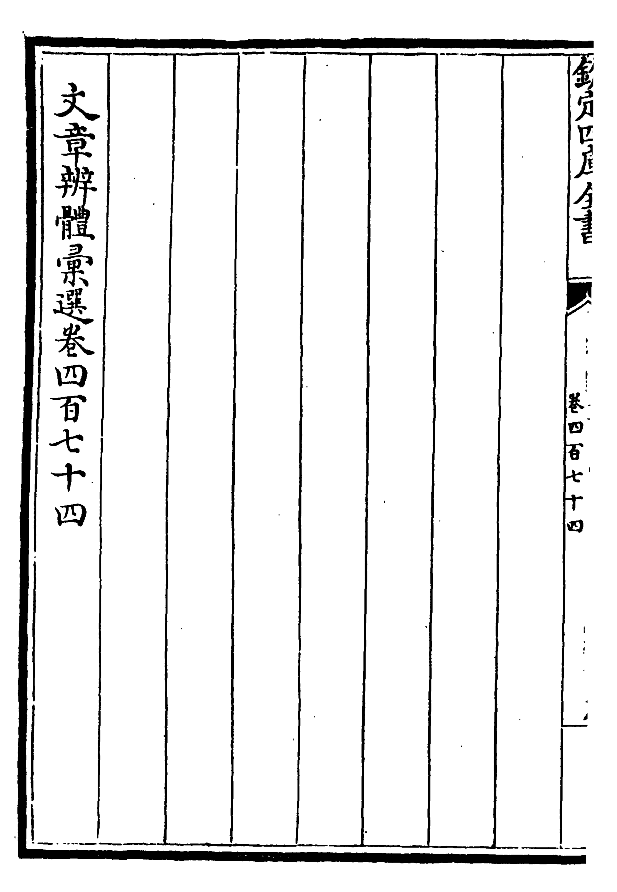
烏戒 晁補之

烏於禽甚黠伺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留非彈射所能得也關中民狃烏黠以為物無不以其黠見得則之野設餅食楮錢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餅而去烏則爭下啄啄且盡哭者已立他冢裂錢棄餅如初烏雖黠不疑其誘也益鳴搏爭食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於

網羅舉而獲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其不見賣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為智曾不若是烏之能靈於彈射也韓非作說難卒以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兩人者其為智愚則異而其於取死則同矣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愚覷時而動禍其可及哉

三不能戒　王十朋

不善文者宜祕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予不善文而不能祕不善書而不能楷不善言而不能省此其所以獲誚之多者與今焉知過而能通戒之矣然有時乎不能祕不能楷不能省者文能祕於窓几著述之私而不能祕於場屋進取之公書能楷於優游學習之時而不能楷於匆匆應荅之頃言能省於心平無事之日而不能省於氣形肝鬲之際烏能使文無媿於不祕書無媿於不楷言無媿於不省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七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七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規一

復徵曰規者為圓之器以之名文所以成人之德也書曰官師相規義葢始此後世學校則每用之徐師曾曰今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顧分為二體者何也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

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為名雖見于書而規之為文則漢以前絶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為此體歟

出規　唐元結　本卷俱元結作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至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

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懐之未暖其容得禄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孥參遊宴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絶汝若思為禄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

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熈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樸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勝許大夫友元子

聞不應舒吾之説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娭而徃也以予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廹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先生終不復二論先生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違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於雲丘之顛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馬而蒙冤之彼牧兒望次山猶臺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讐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

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酌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爾何樂然爾我曰我鼻我目我

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
人誰無此元子引酒觴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
我說子行于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
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包裹塞不爾有滅身亡
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
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已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

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趣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皁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少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

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趍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況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趍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懽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懽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

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狥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懽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刼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强全一懽以為不喪其直愚哉若能苟曲

於鄉里強全一惟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苟能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苟能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鐘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惟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十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吴垣

謄録監生臣姚秉哲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儀一

宗儀九首　明方孝孺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葢善有餘而法

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趍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倫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噉

勞而瘁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為之甘脆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為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為之采色以養其目為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為未至也於是飭身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没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為人子孫非以養生為貴而以奉終為貴非以奉終為難而以思孝廣愛為

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于士隆殺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為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乎天者夫寧有强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之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壟井之㽕田則祭田祖不以

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瘻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為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為惡名之求尚為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為瘻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為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

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冣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為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勿黜妻也勿為奴隸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乎族死不入於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下一歲

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藏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為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吊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為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瘗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内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為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為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為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為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

不强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縣其身緣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為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隋帝之裔而恥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富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為之者以為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為

童隷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畒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黄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茍能法古之人行

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為祖而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者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歛於身

不見其隘傳之被萬世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為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為偽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

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輹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饑寒而不忍為亂者豈碪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小大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為百

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為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猷為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茍非大姦慝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為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邪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

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為譜以明本之一為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為十為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為之頻貌為之悴口為之呻手為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為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剌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

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為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為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贏則以為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為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為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為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

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為教其師恥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為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没則告于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别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

有親而若踈者有踈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絶則交游之人如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為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踈踈而不相恤也故為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狥于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

祗敬戒懼而不至于怠肆祭而酺所以為樂也讀法所以為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踈者相睦此先王所以為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而為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為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菓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為節也位以以尊卑長幼為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

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為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為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醻既醻揖請殽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黄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説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説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醻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

者送長者于家然後迓歲為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别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

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絶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為善如嗜飲酒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為燕

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
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
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
鄉人子弟羣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
坐者皆起應曰祗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于會
者八悖倫紀者鬬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
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偽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
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

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塋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塋而信塋師之説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為親諜下以為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没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

務則人交笑以為簡時可塟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即塟或至于終身或身死而委棄於子孫甚者子孫恐塟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塟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為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邪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為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凛風中之以霜露昔之沃

澤茂美一旦飄而爲浮埃化而爲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既殞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茍有焚炙剉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于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

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頗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塋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絶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其形也此其徵也於塋之法宜爾也

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塟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塟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為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内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

定民志耳非視罔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塟
師之為也塟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塟
其祖考宜有竒驗不誣而璞卒死于篡賊其身不能福
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邪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
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
壞而溺於佛暨其大壞而不可為忽乎入于禽獸而不
之覺也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共惑於浮屠由是而往
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淫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

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説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為人之道不可以為人不知為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為政欲

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為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藥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美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為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為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為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

天地㧞乎庶類之上而為後世之則也其説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已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為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為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為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騰口頬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末也何哉為其泛而無

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舉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為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徼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為本以窮理誠身為要以禮樂政教為用因人以為教而不强人所不能師古以為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

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謡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扑楚以養其耻敏者守之以重黙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强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道

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産平賦興教聽訟禦灾恤孤御吏禁暴恙民情知法意為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信不惑而長講説者為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為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為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是而後為聖賢得是而後為賢君子修是而為善小人失是而陷於楊墨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為之於閭閾之内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賊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為者

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躭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藿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為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為天地而

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身色勢利以身為之役而不以為勞其心以為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為汙辱也均之為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為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狥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

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義其為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
以非義食知義之重于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
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冐于一時而蒙垢被汙
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為訾大則册書著之天下笑
之聞其名則唾噦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
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為父正士羞以為友遺裔遠
肖羞以為祖不亦慼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
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為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為

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産則不踰乎中家以言乎爵禄則未有位乎朝者然而不愧于人見推于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曽大父西州府君之純厚慈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㢘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欲為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葢德大則難繼行髙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

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為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為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戮天倫者天之所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塟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于家稱于鄉德可為師者終則無服者為服緦

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為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修德

能為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為善非為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為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為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

疇故趨乎善者常少溺於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為善之士為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勩艱難之餘而敗之于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隴雖有萌櫱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

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蓄賢才之彩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為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備德是以爵禄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為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乗之勢萬室之

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雖盈溢廪庾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為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修于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為廣狹道術材畧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于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説於欲熾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為可以扶衰拯溺為百年所依怙

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孫俾不遠至於禍敗况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為其分之所當為奚為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姻焉而義慈恭惠和不死不忮以此守身而無愧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邻寒恤饑周人之所不及而為人之所難為其胥嗣

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為善人乎孰謂為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

生猶江河之流渾涵奫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汩然而止水非有意為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可以綜覈海内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為而人可以為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用

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為已設也所以為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于朝廷達於州里戍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為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已無以異則民焉

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為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產殊絶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為之表使為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業多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閲守之度其幾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產多者皆庾加息十一不能庾則否廩之

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版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版以朱書以青右曰愧頑版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為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恤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為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為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崔氏家塾儀　崔銑

嘉靖己丑冬予汲承予志改臺居之對舊房為家塾其屋不滿三楹其宇高不及丈前為燕所中為堂後為祠又後為樓欿費不能一成至壬辰春而苟完予述祠之謀訓之法刻石垂後

祀謀　崔銑

夫學之有祠何也致嚴也修敬也企武也予汲問先聖之主當何書夫王祀之尊久矣施諸公宮有朝典焉大

夫之私塾匹夫之子弟而祀王毋乃僭乎宜書先聖孔子尊其道焉爾若夫顔氏之四配濂溪而下之五儒其善範乎後其書頒諸科舉可恐而不俾侑乎汲問他無可班者與夫司馬公言顧行立功以德尹和靖學爲已述程弗渚許魯齋肇修紀尚行克立又皆豫産也其祀諸後之儒述作富焉言稱赫焉匪特三子而已然夫子病周之文從先進曰野可矣是故不溺舊不衒博而奇不浚心不畧外曰學之夷不尚玄不媚聽不侈論而粃

曰詞之典不樹黨不耀名不襲功而攬美曰信之周

訓畧 崔銑

夫小子之學其行愛親敬長事師其役灑掃應對其執習禮誦書學字歌詩今之教有作對因習知天地四方艸木鳥獸器用之名其餘具于呂涇野小學釋及通梓對類爾為師者晨興端坐擊鼓升堂諸小子拜已問其日行所教上項何善有疑礙難推者為解析其漫無述者可知其怠詰而進之已授書不過一百五十字已講

書各就乃能已習字學顔魯公帖既法其字畫嚴勁因
養其志意端直已習對核名究義已誦書至酉乃散教
以歸家見親暨長省候之儀日中令羣立歌詩一人倡
之衆乃和之詩用孝順三十章及邵子子養親六章漸
進之二南及鹿鳴之五三日一習禮禮用本塾釋奠儀
本家節祭先祠儀及吕氏鄉儀漸進之冠士相見禮射
御禮畧夫小子喜呼呶而少舒徐樂跳達而少雍遜歌
詩亦可以洩其呼呶而趍之祥定習禮亦可以竭其跳

逵而反之周謹也

鄉射儀直節 何景明

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也此禮久不行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黎韓子且苦之今即與諸生言或弗觧故復刻此使就此習之而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辭緒理可尋也

序器

夫器一弗備則無以即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莫之有

能備也今但以笙比人聲而以鼓磬節之

序事

夫事以明賢故遴而後蒞故賔主必孚司馬以下必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德焉

樂譜

夫射之節於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采蘋采蘩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身而施於天下矣

射儀

古射儀予視學漢中至金州集漢陰平利紫陽四學師生將行射焉問其禮不知也乃使學官艸具其儀予稍稍為説其文辭義意略去仮複輯其節理實近可行者為之先屬范推官紳肄於東城之圃而予與呂憲使克中往觀焉憲使曰予在漢中葢修其器矣未究其禮也謂紳曰其悉布玆何景明曰語曰禮失而求之野古禮亡不可見者何可勝道哉然鄉射之禮學校尚或習之

予由鄠鄗抵鳯漢攷之於學既已無聞而有司並其器亡之往往督使旋修舉行之斑白之老有相與環堵駭視者矣嗟夫古人揖坐旋辟之容與夫修於其鄉而一旦不可缺者至使人以為曠世聞見之事風俗於古豈不邈哉

射義

夫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射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於朝是故古者以射擇士

三射之節其於命辭見乎始射而命曰毋射獲毋獵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不釋知再射而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鼓也

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矣三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役賓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耦射先賓不敢齒賓於耦也衆賓不耦賓在賓位則不敢踰大賓也故非主則不敢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言哉賢不肖喻矣

夫物惟時事惟冝先後不踰詳畧有漸其惟射乎是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勿為也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者乎夫射也者禁肆制躁履序蹈和一衆心貫萬事者也以此於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是故君子之於射也弗爭則其求諸已也弗力夫君子仁人之用心也亦觀諸射之道焉已矣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其身而已矣

陶菴儀　歸子慕

陶菴之儀惟簡惟朴舒而不縱檢而不迫近於人情遠乎流俗丈不為新容而羸敬不因久交而縮酒不厭清

味不厭薄可繼可久或蔬或肉談清而不談俗歌詩而不歌曲投壷而不六博彈絲而不吹竹賓去不强留客來不用速讌笑而不廢忠告羣居而不妨誦讀朋友攸攝雍雍肅肅賓主皆忘熈熈穆穆此陶菴之所為自適也而彼與我之所共淑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十六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偈一

勝相院經藏記偈 宋蘇軾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黄金丹砂琉璃珍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

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
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
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
自相磨激璀璨芬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
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
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
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
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

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縁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縁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

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　見山不見寶　巖谷及草木　虎豹諸龍蛇　雖知寶所在　欲取不可得　復有求寶者　自言已得寶　見寶不見山　亦未得寶故　譬如夢中人　未嘗知是夢　既知是夢已　所夢即變滅　見我不見夢　因

以我為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喻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刦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棃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刦罪

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偈　蘇軾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

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刦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為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滅出輪迴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舍而況財物其一

導師以有為心行有為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過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無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慍如使導師有心有為則此施者與棄無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

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剎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湧地千柱浮空

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柏再榮

鐵林東來閣乃成實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

三卜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摇颶無聲

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氷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送壽聖聰長老偈　蘇軾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

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即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即止病我與佛說既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黙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佛亦復黙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聰師自筠來黄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為説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顧閔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任我謂如虛空何物任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　蘇軾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為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

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別離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既繁重旨亦淵祕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一切人歌咏贊嘆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已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既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觀

地獄變相偈　蘇軾

我聞吳道子初作酆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蘇軾

拄杖指天布袋著地掉却數珠好一覺睡

木峰偈　蘇軾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遇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木山一峰供養乃說偈言

枵然無根生意永斷刼火洞然爲君作炭

為僧明祥壽覺師偈　明　徐禎卿

我聞諸佛如是法言一切佛一切衆生以何因緣故得是大别爲此衆生不達本來妄見生滅墮諸貪癡戀惡濁世耽生恚死延願百年乃至無盡不悟此身本無從往亦無從來本自不生亦自不滅譬如寒水忽凝爲冰當其成冰水性如是及於銷滅亦復如是法無相待義大覺無真若見有真當徵閃電於晦冥中横掣電光若

真有電有即當形若云非電光從何生一切色相咸復如是世人不達妄生貪慕即無量無邉罪所以女師超離世塵得般若智禪定山林本覺圓明無起滅念如火歸木石求明則無信暗亦失是謂常住十方世界法身不壊是真實義何假文字虛巧頌讃如來藏中本無斯義吾今為女宣説此偈廣女師功德象不可思議偈曰妙湛法為尊由不墮於二本性自真無何者受生滅開士合内照生滅了無著是名無上覺實獲本妙因長生

七寶車億世持法身

了菴記偈　祝允明

有一苾蒭其名曰義住蘇州城臥龍街上報恩賢首大阿蘭若於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身稱喚亦復如是來請臥龍街中菩薩弟子明為說其義我聞世人謂諸心事究竟完結謂之曰了如苾蒭者謂之曰了我未知識譬之如舍於舍一間謂之曰了一間無逆如一間外為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了則舍有二謂

曰不了舍身乃連譬之如舍於舍一間於間一柱謂之曰了一柱無逆如一柱外還有一柱還有十柱百柱千柱還有一梁還有十梁百梁千梁乃至又還有椽有栱有墻有瓦有門有階為當件件謂之曰了為當總件謂之曰了於件謂了則未完舍於總謂了非件件了如是苾蒭不謂一舍乃謂一身如謂一身血肉曰了四大見存如謂一身心性曰了心性未泯如日已没謂曰日了如謂已了明日還日如謂不了日在何處於一夜間為

當曰了當曰不了於此境界於此時候為當何稱為當有稱當無有稱我問苾蒭苾蒭無答所以我於稱喚云未知識云何為說我聞菩薩究竟完結在一大無苾蒭如是當大明心當大見性當大發力如是乃知菩薩究竟完結在無所了亦無不了亦無無無了與無不了轉轉皈無乃是了義苾蒭聞我所說歡喜解悟乃為約宣此義而說偈曰

我觀苾蒭身非無非非非無身外復有舍舍外復有稱　如

是以為了如稱木云灰蒁蒻如了此無稱亦無舍無身無我語而究竟完結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十七